

# 西 方 的 沒 落

世界历史的透視

[德] 奧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

[英] 查理·弗兰西斯·爱金孙英譯

齐世荣 田 农 林传鼎 譯  
戚国淦 傅任敢 郝德元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Perspectives of World-History  
[Welthistorische Perspektiven]

by

*Oswald Spengler*

Authorized Translation with Notes

by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Memxxviii: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內部讀物

西 方 的 没 落

世界历史的透視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

齐世荣 田 农 林传鼎 譯  
戚国淦 傅任敢 郝德元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一書号: 11017·168

---

1963年12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16 千字
印张 26 9/16 插页 6	印数 1—2,500 册
定价 (10) 4.50 元	

# 《西方的沒落》——德国法西斯

## 哲学的先声

譯者集体討論

齐世荣执笔

### 一、前言

1918年7月，当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渐近尾声的时候，德国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斯宾格勒发表了一部著作，它的标题十分聳人听闻，名叫《西方的沒落》。这部著作問世以后，立即风行一时，并且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不断成为人們討論的对象。<sup>①</sup>耐人寻味的是：常常放言侈論历史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1961年6月1日的一次演說中談到了斯宾格勒的这部著作，他說：“在西方，有許多人採納了斯宾格勒先生和其他一些人的长远观点，談論着沒落問題，而且他們到处搜集材料用以証明他們的論点。我认为，近几年来来的局势进程已經証明他們是錯了。我并不认为，西方在沒落。我认为，西方是在上升。”在东风压倒西风的今天，帝国主义陣营的文人和政客自然要比第一

---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美国，斯宾格勒的反动历史哲学一直受到很大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资产阶级学者論述斯宾格勒的著作很多，較重要的有：(1)索罗金：《一个危机时代的社会哲学》(P. A. Sorokin, *Social Philosophies of an Age of Crisis*, 1950)；(2)休士：《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評論》(H. Stuart Hughes, *Oswald Spengler: A Critical Estimate*, 1952)；(3)克罗伯尔：《型式与文明》(A. G. Kroeber, *Style and Civilization*, 1957)；(4)休士：《意識与社会》(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1959)。

次世界大战后更加关心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肯尼迪这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号政治人物也亲自插手讨论起西方的沒落或上升的问题来了。然而，斯宾格勒的著作真的在论证西方的沒落么？在他的学说中，最为打动资本主义世界的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继承他的反动衣钵呢？这些就是本文所要予以揭露和批判的问题。

## 二、历史背景与思想前提

斯宾格勒的代表著作《西方的沒落》，据他自称，构思于1914年以前，完成于1917年。但在1922年出版的第二卷中，已经涉及到了第一次大战后德国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西方的沒落》一书看作是基本上反映他在1917年以前的思想，但也部分地反映他在战后初期的思想的著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的一页。从这时起，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是“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财政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sup>①</sup>德国自从1871年完成统一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二十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德国帝国主义是一个拥有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高度组织性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sup>②</sup>在这个国家里，军国主义势力是根深柢固的。当德国帝国主义走上世界政治舞台时，世界基本上已被分割完毕，它痛感自己的殖民地太少，拼命要求世界的重新

<sup>①</sup> 《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sup>②</sup>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分割。这是一个特别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在另一方面，我們还須看到，德国是馬克思主义的誕生地，德国的工人阶级也是十分强大的。在俾斯麦統治时期的黑暗年代里，德国工人阶级曾經进行过非常英勇的斗争，并终于使反动透頂的非常法不得不被迫废除。二十世紀初期，随着自由資本主义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德国的阶级矛盾也急剧地尖锐化起来了。在震动世界的俄国 1905 年革命以后，德国工人阶级組織了大规模的經濟罢工和政治罢工。但是，德国工人运动也有着它的弱点，它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对它的腐蝕影响是特别恶劣的。

随着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爆发，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資本主义体系以后，世界資本主义进入了它的总危机的第一阶段。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誕生，战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这一切都严重地打击了資本主义制度，使资产阶级深感恐慌。1919—1923 年也是德国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德国帝国主义怀着胜利的信心走上了战场，但却以失敗而告結束。德国的統治阶级感到特别頹丧，但它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从战敗的那一刻起就在积极准备着卷土重来的一日。同时，使它更为震动的是，德国工人阶级几乎在 1919 年推翻了資本主义的統治。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德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发动才被残酷地鎮压了下去。

斯宾格勒的反动历史哲学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和德国历史的背景之下出現的。它所反映的是：(1)德国帝国主义的特别富于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它的征服世界的野心；(2)德国容克在德国的特殊地位、它的利益与阶级意識；(3)資本主义进入沒落时期以后，特别是在資本主义进入总危机阶段以后，资产阶级对于前途的日

益丧失信心；(4) 资产階級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它的垂死的掙扎，它对工人階級、馬克思主义以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刻骨仇恨。

从思想前提来看，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一些最反动的资产階級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文学家的影响之下产生的。这里，我們只能极扼要地談一談这个問題，且仅限于那些和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sup>①</sup> 斯宾格勒的思想的直接来源是尼采哲学。尼采哲学形成于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正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尼采以其特殊灵敏的反动嗅觉，預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日益腐朽和沒落，同时也深为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巨大力量所震撼，遂提出了一系列极其反动的主张，为成长中的垄断资产階級出謀划策，妄图永远巩固他們的統治。尼采賤視人民群众，推崇“超人”，把群众看作“超人”的工具。他疯狂地鼓吹权力意志，赤裸裸地主张侵略战争，把生活看作就是“搶劫和屠杀”。<sup>②</sup> 他是剝削制度和貴族政治的坚决维护者，是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的死敌。尼采也是一个历史科学的坚决否认者。他认为历史是服务于生活，服务于非历史的力量的，所以永远不能成为而且也不应当成为純粹的知識。在他看来，历史就是超人的意志的产物，是根本没有什么规律的。尼采的这种反动哲学完全符合垄断资产階級的利

---

① 如同許多德国资产階級学者一样，斯宾格勒好以一种学說的首創者自居，其实往往是在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最推崇的思想家只有两人：歌德和尼采。下面所談到的一些人物，有些是他連名字也沒有提到过的，但这并不能証明他和他們之間在思想上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② 尼采：《瓊罗亚斯德如是說》(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vol. II. Thus Spake Zarathustra, tr. Thomas Common T. N. Foulis, 1916), 第 246 頁。

益，使他自然成为帝国主义时代许多反动哲学流派的始祖，斯宾格勒就是他的門徒之一，而且在恪守师訓方面可以說是相当忠实的。我們在后面行将看到，斯宾格勒的一系列反动观点都是脱胎于尼采的。导源于尼采的“生命哲学”的两个代表人物狄尔泰和柏格森，特别是其中的狄尔泰，无疑地也是斯宾格勒的思想前輩，尽管他并未正式承认过他們对他的影响。狄尔泰大肆吹嘘說，他所提倡的新的生命哲学标帜了旧哲学体系的終結。这种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人的积极的生活。他极力強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认为前者的对象是非人类的世界，而後者的对象則是人类世界，亦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历史就是生活，而生活过程則是思想与行动的統一，但归根結底仍然是以精神为决定因素的。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得出如下的荒謬結論：自然科学导致规律的創造，人文科学則导致价值体系的創造。人們解释自然，但是理解精神生活。但是，他又說，在任何理解中，都有非理性的成分，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他在人文科学中特別強調“理解”、“體驗”的作用，实质上就是要抹杀社会科学的存在，把它变成一种可以任凭人們主观解释的东西。实际上，狄尔泰是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的。他关于三种不同类型的世界观的說法（每一种都是相对的，但又都是必需的），既否认了客观世界的存在，从而也否认了客观真理的存在。狄尔泰对于现代德国哲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别的看法，尤曾风靡一时，深受广大德国资产階級学者的贊同。我們即可看到，上述狄尔泰的种种看法对于斯宾格勒的思想确实是有着相当的影响的。此外，生命哲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柏格森的活力論和直觉論，以及与生命哲学有着密切关系的生存主义的創始人基克戈尔特的学說，也都可以看作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所由以建立的思想前提

条件。

在历史学方面，斯宾格勒非常赞同德国资产阶级史学家爱德华·迈尔的历史观点。迈尔的《历史的理论与方法》一文，被他推许为“一切哲学的反对者所曾经写过的最杰出的历史哲学著作”。<sup>①</sup>但是，我们在斯宾格勒身上，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早于迈尔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普鲁士学派的殿军特赖乞克的明显影响。这个“德国官僚警察的历史学家”<sup>②</sup>在十九世纪末叶的德国史学界中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物。他的《十九世纪的德意志历史》一书以及他的那些政论文章，以其普鲁士崇拜、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对工人阶级的仇恨而博得了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喝采。

最后，德国反动诗人、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史推芳·盖欧尔格，以及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达尼列夫斯基，<sup>③</sup>也都给了斯宾格勒以一定的影响。<sup>④</sup>

### 三、斯宾格勒的反动历史哲学批判

斯宾格勒是怀着极其强烈的反动政治目的来撰写他的历史哲学的。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为了那些把钻研行动的源泉看作就是行动本身的人们写作的；……我说的理解世界就是要跟得上世界”；“对西方人来说，伟大的绘画或伟大的音乐是不再成问题的

---

① 见本书第142页注①。

② 《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13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③ 索罗金认为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是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哲学的变相。这种看法过分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④ 斯宾格勒尽管自称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来自歌德，但是在他笔下出现的歌德思想，实际上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斯宾格勒化”了（详后）。因此，我们在叙述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的思想前提时，不把歌德列入。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歌德的思想对于斯宾格勒就没有任何一点真正的影响。



了。在建筑方面，几百年来，能做的事他們都已做完了。……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能被这本书所打动，从而委身于技术而不委身于抒情詩，委身于海洋而不委身于画笔，委身于政治而不委身于認識論”。<sup>①</sup>从这些十分坦白的自供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宾格勒的著述目的，就是要撰写一种历史哲学，为德国統治階級提供政治行动的理論綱領，并煽动青年一代按照这种綱領去为德国統治階級效命。这是自始至終貫串在《西方的沒落》一书中的一条黑綫。掌握这一綫索，对于了解他的全部思想，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我們就可以透过他那些离奇古怪的名詞和術語，他那些乍一看起来似乎远离现实的論題，以及他那些經常自相矛盾而又异常武断的說法，而洞察他的反动思想实质。现在就讓我們看看摆在我們面前的这个“穿着斑駁陆离的、刺人眼目的‘最新’術語所作成的小丑服装的主观唯心主义者”<sup>②</sup>吧。

下面談五个問題。<sup>③</sup>

(一) 斯宾格勒关于“宇宙的——植物性的”和“小宇宙的——动物性的”的說法，在他的整个体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是他一系列反动論点的张本。斯宾格勒认为植物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植物是受奴役的，而动物則在宇宙面前是自由的。植物是本来面目，动物則既是动物，又有植物的因素(循环和生殖部分的內部容器)。植物是宇宙(Cosmos)一类的东西，动物則是与大宇宙(Macrocosmos)关联的小宇宙(Microcosms)。一切宇宙的东西都有周期性

① 见本书第5—6頁；第66—67頁。

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0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列宁用来形容尤什凱維奇的这句话，移在斯宾格勒身上也是十分恰当的。

③ 斯宾格勒自称他的著作是历史哲学，又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然哲学。《西方的沒落》一书对这二者都談到了，但談得非常混乱，异常缺乏邏輯。下面的批判一般是先从他的自然哲学談起，重点則放在历史哲学上面。

的标志,它有节奏(beat);一切小宇宙的东西都有极性(Polarity),它具有紧张(tension)。宇宙存在的两种循环器官是血液系統和性器官;小宇宙的可动性的两种区别器官是感官和神經。血是生存的象征,它把前代和后代联結成由命运、节奏和時間构成的巨大連鎖。在談到动物的各种感官时,斯宾格勒非常強調人的眼睛的特殊作用,认为人的一切其他感觉都服从于视觉,“溫暖由看到的火光而来,芬香由在照明的空間中所看到的玫瑰而来”。<sup>①</sup>人們通过自己的眼睛在其所形成的光的世界(light-world)中去对生活加以把握和理解,这就是人类的万事万物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的根本原因。在語言的影响下,理解最后摆脱了感觉的束縛,这就是思想。这时,斯宾格勒又提出了一对相对的概念,即存在(being)和醒觉的存在(waking-being)。植物是存在,是无醒觉的存在;睡着的人变成了植物,則失去了醒觉的存在,但是生命的节奏却在繼續进行。存在是宇宙性的,醒觉的存在是小宇宙性的。在存在中宿命(Destiny)統治着,而醒觉的存在則区别原因和結果。前者的根本問題是時間,后者的根本問題是空間。斯宾格勒編造了这一套說法的真正目的到底何在呢?原来,他是想要強調由感觉和理解組成的醒觉的存在的本质在于使自己不断地适应大宇宙;小宇宙归根結底是依存于大宇宙的,“植物性的——宇宙的东西,即富有宿命、血、性的存在具有一种极古的优势,而且保持着这种优势。”<sup>②</sup>在《西方的沒落》的另一处,<sup>③</sup>他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斯宾格勒說,巴洛克时代晚期的理性主义判定理性女神拥有巨大的威力,但自十九世紀,特別自尼采以后,就立即回到“意志强于理解”这个

① 见本书第90頁。

② 见本书第94—95頁。

③ 《西方的沒落》(英譯本,以下簡稱《西方》),第1卷,第308頁及注。

更强有力的信条，而这个信条正是寓于我们一切人的血中的。他又说，当本书承认时间、方向和命运比空间和因果关系优越时，这并非推理证明的结果，而是生活感情的十分无意识的倾向的结果。显然可见，斯宾格勒杜撰关于大宇宙和小宇宙的一套谬论，无非是要强调一切非理性的力量的支配优势，并从而导出一系列极其反动的政治结论。

(1) 导出反动的种族主义。斯宾格勒的种族主义学说和他以前的尼采及他以后的纳粹分子的种族主义学说是一脉相传的，它以血与土(blood and soil)作为种族的基石。血与土被他们赋予了一种非常神秘的性质，据说是理性、科学的分析所无法说明的。斯宾格勒比有些种族主义分子狡猾，他不谈、甚至还反对从体型方面去区别种族的优劣，而认为种族的真正表现在于那些活生生的特征，可是这些特征归根结底仍然是由血和土决定的。他非常强调种族是一种精神的单位，它有一个原始的“家”，离开了这个“家”，种族就变质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斯宾格勒之所以特别强调“家”，决不是从它为人们提供一个共同的经济活动场所这个意义出发的，而是把“家”看作一个种族所在的那块地方，这块地方的土壤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之影响种族的特质，正如影响植物一样。<sup>①</sup>血和土这样纯粹物质的东西，竟然有了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这显然是荒谬绝伦的。但是，斯宾格勒之流的种族主义分子所需要的却正是这种荒谬绝伦的货色。斯宾格勒的种族学说的后继者，纳粹德国的一位教授说得十分坦白：“血和种族的世界观的强调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运动中并不意味着科学的理论，而是意味着反对国际列强的最愤怒的战斗。”<sup>②</sup>这就无怪乎当1935年纳粹德

① 见本书第253页。

② 见《第三帝国和它的思想家》(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enker, Dokumente, Verlag-GmbH, Berlin-Grünwald, 1959), 第50页。

国因需要大量进口軍事物資而不得不削減进口檸檬，代以土产大黃时，就乞灵于万能的种族主义学說，說什么“只有德国土地的产物才能产生德国的血”，<sup>①</sup> 为了保持德国人血統的純粹性，因此必須拒用进口的檸檬。这种令人捧腹的鬼話与上述的斯宾格勒的妙論相比，真好象是出自一人之口。最后，我們还需指出，斯宾格勒与納粹匪帮都是彻头彻尾的諾尔底种族优秀論者。斯宾格勒在推崇西方文化时，实际上指的就是德国文化。而且，他还狂妄地认为德国是西方的最后一个民族，是負有建立世界帝国的神圣使命的(詳后)。

(2) 导出階級制度必須永恒存在的反动主张。斯宾格勒关于階級問題的看法，完全是站在貴族立場的。在他看来，等級(stand)的區別与财产、权力等都沒有关系，它純粹是“形而上学性质的”。<sup>②</sup> 等級是生命的表现；真正的等級只有两个：貴族与僧侶。前者代表存在，后者代表醒觉的存在；前者是“宇宙的和植物性的”，后者是“小宇宙的和动物性的”。<sup>③</sup> 在这二者之中，貴族是斯宾格勒膜拜的对象，他称之为“最优秀的等級”，<sup>④</sup> 給它想象出了无穷无尽的高貴特征，而且都一一賦予宇宙的根据。斯宾格勒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封建剝削制度的存在。他认为财产一物早自植物界就开始了，植物生根的那块土地就是它的“财产”。因此，人类的“最真实意义的财产始終是土地财产”；<sup>⑤</sup> 貴族既然是一个植物性的等級，当然也就和土地有着最深远的关系。斯宾格勒按照他这种独特的“邏輯”，甚

① 见宾森：《近代德国》(Koppel S. Pinson,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1955), 第 495 頁。

② 见本书第 539 頁。

③ 见本书第 553 頁。

④ 见本书第 565-566 頁。

⑤ 见本书第 554 頁。

至推論說，否認財產就是否認植物性。在政治方面，他認為只有貴族才是真正的等級，因為貴族是“血和種族的總和”，<sup>①</sup>是“本能的”。<sup>②</sup>真正的政治家都必須具有強健的生命力，完全憑本能辦事，所以貴族是最理想的、天生的政治家。比這一切更為荒唐的是，斯賓格勒甚至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也曲解成了一種“自然的”關係。他從二者身上都發現了一種植物性特徵，即嗣續的意志（will-to-duration）。領袖有這種意志，想要把自己的血統延續下去。群眾也有這種意志，並且他們感到領袖的血統的延續就是自身血統的延續的保證，所以要追隨領袖。<sup>③</sup>總之，封建剝削制度和貴族政治是斯賓格勒心目中兩件最為神聖的事物，是他認為必須永恒存在的。

（3）導出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的謬說。斯賓格勒把人分作兩種不同類型：一種人是行動家，或者叫做務實際的人；另一種人是思想家，或者叫做愛空想的人。前一種人是戰士、政治家、將軍、企業家、挺而走險的人、暴徒以及每一個想獲得成功、想當權執政、想戰鬥的人；後一種人是聖徒、僧侶、學者、理想家和理論家。這兩種人的區別也是由於上述的“宇宙的——植物性的”和“小宇宙的——動物性的”這一根本對立所造成的。在前一種人身上，存在、節奏、血、本能等等佔據優勢；在後一種人身上，醒覺的存在、緊張、思想、理智等等佔據優勢。斯賓格勒推崇前一種人，而卑視後一種人。他認為在歷史的世界中，也就是在現實中，思想家、理想家絲毫不起作用，“阿幾米德縱然有很多科學發明，却可能不如猛攻敘拉古時殺死他的一個士兵影響大”。<sup>④</sup>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斯賓格勒所提

① 見本書第 542 頁。

② 見本書第 542 頁。

③ 見本書第 601 頁。

④ 見本書第 103 頁。

倡的“行动家”实际上就是一种兽性的、没有理想、不顾真理与正义、盲目服从剥削阶级的意志而一味蛮干的人。在《技术与人类》这本书中，他把这种思想表述得更为直截了当，干脆就把人叫做一种“猛兽”了。

总之，斯宾格勒在提出上述的每一种反动政治主张时，都要力图从他编造的那一套“宇宙的——植物性的”和“小宇宙的——动物性的”神话中找出根据，以便使这一切显得具有极为深远的根源，似乎是必须永恒存在的。但是，这种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混为一谈，把自然界的概念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戏法，早就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驳得体无完肤了。斯宾格勒尽管又一次煞费苦心制造了许多新的概念，然而，依靠这些概念同样地“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勾当更无益、更烦琐和更呆板了。”<sup>①</sup>

（二）在思维对存在这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上，斯宾格勒耍了许多花招，但终于还是暴露了他的唯我论的、意志论的观点。如上所述，斯宾格勒极端夸大了视觉的作用。这种有意的夸大正是为了给他进一步否认整个客观世界的存在埋下伏笔的。列宁说：“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sup>②</sup>斯宾格勒所走的正是第一条路线。当最后需要回答究竟有无不依赖人们意识的客观存在这个最关键性的问题时，斯宾格勒唯恐马脚毕露，就施展出了他最为擅长的那种玩弄术语的手法，在精神、世界、环境、现实、存在、象征等一系列的概念之间绕来绕去，以图达到把读者引入迷宫而尚不自觉的目的。他从“我”这个单位出发，认为当“我”处于醒觉的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6页。

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4页。

状态时，精神与世界都是醒觉的存在中所固有的东西。“我”从自己周围所看到的東西的各种映象的总和中形成了“世界”，又从环境以外的看不见的東西中形成了一个与“世界”相反的冥想的映象，即精神。不論世界也罢，精神也罢，都不外是人对于自己所意識到的東西进行理解时所賦予的一种形式。斯宾格勒在談到这里的时候，作出了一付凌駕于唯物論和唯心論二者之上的姿态，认为根本无需探討世界和精神誰是第一性的問題，因为这在醒觉意識的純粹事实中都是沒有根据的。可是，人們还是免不了要追問下去，“我”从环境中所看到的東西到底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呢？我能不能認識它呢？面对这两个无法迴避的問題，他再一次玩弄術語的游戏，插入了象征(symbol)这样一个概念。在他看来，每一件事物不單純是一个可供理解的对象，而且对于企图去理解它的人还具有一种深刻的、最終的意义。象征就是这种意义的不求而得的表象。当我感到自身以外的某种東西的存在时，通过一种創造性的但又是无意識的行为(象征是不能用理性去認識的)，象征的桥梁就把“我”与“我”之外的某种東西联系在一起了。斯宾格勒在这样繞了許多圈子以后，最后就干脆武断地让人們不要去根究世界是什么的問題，而要人們注意世界对于“我”的意义的問題，并且大声疾呼象征的重要性是超过一切的。至此，这位自命为創造了当代唯一哲学的“大”哲学家的不可知論和唯我論的尾巴就都自行暴露出来了，因此当他談出“对于每一个个人都有一单独的世界”、“一个人的现实就意味着这个人自己”这样的話时，我們是絲毫不奇怪的。<sup>①</sup>这种論調，和貝克萊所說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叔本华所說的“世界是我的表象”又有何不同呢？正如列宁所說的：“只

<sup>①</sup> 以上斯宾格勒关于思維与存在的关系的见解，主要见《西方》，第1卷，第49、54、163—164、299—301頁。

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些不同的說法所含的同一的唯心主义实质。”<sup>①</sup>

但是，我們也不要太小看了斯宾格勒先生，他实在是一个很会炒冷飯的厨师。从关于精神和世界的上述看法，他更进一步把臭名昭彰的“意志哲学”捧了出来。他首先从生命談起。生命这个詞的意义，在他看来，与“方成(becoming)”十分近似。“‘精神’是尙待完成者，‘世界’是已完成者，‘生命’則是正在完成者。”<sup>②</sup> 在談到意志时，他认为根本无法对它予以界說，但同时却強調指出它是西方文化的人們所特有的，自从十七世紀以来就与生命这个詞具有同一的含义。<sup>③</sup> 最后，他就提出了“生命的意志是保持自身的有效性”<sup>④</sup>的看法。在《普魯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斯宾格勒还特別強調指出生命是“沒有体系、沒有計劃、沒有理性的”，<sup>⑤</sup> 不是理性支配生命，而是生命支配理性。这种不受理性支配的、以保持自身生存为唯一目的的生命最高价值，在斯宾格勒看来就是从事战争。他說：“营养与获胜——生活的两个方面之間的高貴程度的差別，在它們与死亡的关系上可以識別出来。再沒有象饥饿而死与壮烈牺牲之間的那种对比更为深刻的了。……战争是一切伟大事物的創造者，饥饿則是它們的破坏者。在战争中，生活往往被死亡提高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高度，那种力量的存在就足以保証战争的胜利；但是，在經濟生活中，饥饿却使一个人产生对于生活的丑恶的、下流的和全然非抽象的恐惧，那时，一种文化的高級的形式世界就会悲惨地瓦解，人类野兽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赤裸裸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9頁。

② 《西方》，第1卷，第54頁。

③ 《西方》，第1卷，第300、315頁。

④ 见本书第583頁。

⑤ 斯宾格勒：《普魯士主义与社会主义》(O. Spengler. *Preussentum und Sozialismus*, Munich, 1920), 第81頁。



的競争就会开始。”<sup>①</sup>这就是說，为了老爷們的“高貴”战争，人民应当甘心情願地去做炮灰（斯宾格勒美其名曰壮烈牺牲）；人民要想求生，那就是丑恶、下流，就是在瓦解文化。簡單說，人民的生命只有在奉獻給侵略战争时，才有价值可言。斯宾格勒真不愧是战争狂人尼采的忠实門徒，他也和他的老师一样地把唯意志論獻給帝国主义主子，作为进行侵略战争、冒险行为的理論根据。

（三）斯宾格勒編造了一套关于两个世界——作为自然的世界和作为历史的世界——的神話，妄图建立一种宿命論的历史哲学。从第二个問題中，我們已經知道了斯宾格勒对于世界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作为自然的世界（World-as-Nature）和作为历史的世界（World-as-History）一对对立的观念（有时他簡称之为自然和历史）。自然和历史，在他看来，是高級文化的人类用以綜合和解释他的直接感官印象的两种形状，或者說是在人的醒觉意識中輪流出現的两种世界图景。当把一个人的周围的现实作为已成的事物（Things-become）而加以整理时，所得出的世界图景就是作为自然的世界；反之，当把现实作为方成的事物（Things-becoming）而加以整理时，所得出的世界图景就是作为历史的世界。后者，有时他又称之为动的现象世界。<sup>②</sup> 已成的事物是僵化的、机械的、无時間性的（或称空間的）事物，方成的事物則是生动的、有机的、時間性（方向性）的事物。因此，在作为自然的世界里，适用的是因果律，即无机的邏輯，而在作为历史的世界里，它的活生生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是因果律所能說明的，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宿命，是有机的（本能的）邏輯。斯宾格勒在发表了这一套噱語以后，更进一步得出了他的認識論，就是：自然是認識的对象，历

① 见本书第 728 頁。

② 《西方》，第 1 卷，第 8、25、94 頁；本书第 107—108 頁。

410225